

## 覺悟

——何士光《今生：經受與尋找》讀書札記

■ 龍 潛

貴州民族大學西南文化研究院

## 01

《今生：經受與尋找》<sup>[1]</sup>，一部生命之書。顧名思義，此作是對過往生活進行追憶和反思。追憶和反思的目的是要達到心靈的寧靜，尋覓人生智慧。而要達到這份寧靜與智慧則需要不斷的「經受與尋找」。在開始，佛義的闡述淺顯易懂，用經歷與感悟娓娓道來。但這並不代表佛義不深邃。由於佛義的精微與抽象，不得不用生活來達到佛義的具象化。值得提及的是，文本對於佛義的體會有一個顯然的進階，話語體系從低級到高級、從感性到理性、從平級傳導到跨級傳躍，又或者說，這是為了達到一個循序漸進的效果，體現敘述體系的建構。

話語體系的伏脈，當然有它的好處。一來，讀者可以在理解前文語意的基礎上對後文進行大致的揣摩與猜測，同時熟悉文本風格與字詞邏輯，有助於讀者接受和理解。二來，讀者的感受力提升，領會佛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作者所論及的佛義本質上和作者自身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從中我們不難看到，當書中的話語體系得到進階之後，作者不再只關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是將自我抽離出來，進行眾生戒導。這也是作者後文所論的「意識體」，只有將屬於自我的「意識體」從自我中剖離出來，才可能將這種精神傳

達。三來，散文體的敘事風格本身就不依靠高明的戲劇結構和優美的辭藻進行閱讀呈現，它講究的是一種連貫性和層次感，它帶給讀者的是心靈感應。

開篇提到的有過一面之緣的鄰家姑娘，將作為敘事線索存在於文本。從敘述氛圍看，作者有意拋開塵世的桎梏和喧囂，企圖讓讀者和自己一起進入到佛義學習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本書採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以達到代入感和親近感。從形式而言，本書似乎在做一個類似於建築的層級搭建，並且隨著敘事話語的推進，該「建築」越來越高，越來越穩固，越來越完整，從而也體現出作者所要表達的越來越緊迫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 02

世界由什麼組成？人是什麼？這些問題指向當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機的源頭：即物欲衝突和心靈浮躁。「心靈的本相是智慧」，強調的是每個人出生都帶有智慧，這智慧不分好壞和高低，更不分優劣，而是屬於自我的不可取代的，是與生俱來的。由於現代生活的浮躁和喧囂，許多人選擇了浮華的知識，而丟棄了內心原有的智慧，得不償失。我們的內心本應該都是潔白無暇的一面鏡子，只是被浮雲和霧靄籠罩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上

**摘要：**生命要達到寧靜與智慧需要不斷的經受與尋找。只有不斷飽嘗塵世的報應和因果，才能尋找到佛義真諦。「佛」不是抽象的事物，他根植於我們的內心。疑惑起來，也許就離真理不遠了。心靈的秘密需要我們去向心靈深處追尋，我們都任重道遠。

**關鍵詞：**何士光；《今生：經受與尋找》；佛學

面的雜質清除，尋得內心的寧靜與純淨。《學問不能止境》中，作者提出了類似的問題，他說智慧是我們固有的一種能力，我們只需要把他們還原，不需要學習，也不能學習。注意，此處作者強調了「不能學習」，也就是說，智慧是天生的根性天賦。如果非要學習的話，我們只能是看到「手指」而丟了「月亮」。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窺見作者的敘事邏輯以及佛學的根源依據，他並沒有用高深莫測的佛學語言去解釋道理，而是用生活中淺顯易懂的事物對道理的內涵進行類比和暗喻，進而達到一種易於讀者接受的程度。實際上，這也就是我們說的「比喻論」。所謂的「比喻論」，於此而言，是將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事物和哲學層面上抽象難懂的理論相連，達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語詞氛圍與理解程度，通過事物的淺層表像來對一種深刻的道理進行形而上的言說與解釋。

即便作者沒有著重闡述當代人是如何沉溺於浮躁的物質世界，但是，通過三言兩語的敘述我們仍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代的一種失望和不信任的態度。換句話說，作者完全相信佛學理論的教誨，並堅信這些理論可以為現世人的精神帶來某種形而上的解脫與開悟。《一覺如小死》中對於「意識體」物質化的辯解，可以證實這種觀點。佛義對於作者而言是至高無上的生存依據。重要的是，作者並不認為佛義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佛義堅持了世界是物質存在的本源，是唯物的，更是物質的。

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質的表像。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從而忽略了應該找尋本身的那份寧靜。解釋一個概念：心和靈。「心」是物質世界一切表像的溯源，是「色」的一種表現形態，是依附於「靈」的；「靈」是上文中提及的智慧，是人類本身應該具有的高貴品質。人如何擁有「靈」？找到自我並拋棄自我，將生命放置於宇宙萬物，從而感受宇宙萬物的智慧，這便可以縱觀天地，縱觀生靈三世之因果。《站在巨人的肩上》中，小和尚之所以在佛殿裡撒尿，正是因為他的內心已經預見了因果，預見了佛。這就告訴我們，「佛」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事物，他根植於我

們每個人的內心，只要我們願意相信，世界便充滿了佛，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是佛。

### 03

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世界是物質的，是具象的物質。世界是物質的，但是其物質性也包含著精神層面。《找一張安詳的面孔》中，作者引用佛義「精氣神」體系，闡述了世界的多維度以及雙重性。「精氣神」作為我們通往第二世界的品質，是我們體內原有的「純陽之氣」。世界的物質層面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表像，包括紛紛擾擾的人事、車水馬龍的人色、形形色色的人群等，它是我們用肉眼可以觀之的，是世界「陰」的一部分。而世界的精神層面是相對於「陽」而論及的，也就是人世之外的世界，它包括我們很少人看到的世界真象，人的前世今生、宇宙大觀、萬生萬相等。在這兩個世界層面中，分別對應著人體的「陰」「陽」學說。「陰陽論」將人體的構成大致分為陰和陽兩個矛盾體，二者互相矛盾，卻又互相統一。陰，即你的軀體，是你的色體，是你穿越物質世界必不可少的物質皮囊。「陽」，是你的元陽，是你的氣，是你的意識體凝結出來的抽象物質。在這裡，作者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一個人就像是一個充滿氣的氣球，氣不是空氣，而是你的真氣，是你的「真如實體」，而橡膠製成的氣球表層，就是你的陰體。如此一來，便容易理解。陽，是你的精氣神，是你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你的元神。《還是原來的那個人》中，作者指出體內有一股真氣連接著我們陰和陽兩部分，使得二者協調，成為完整的人。那股真氣不是你的呼吸，而是沉靜在體內的那股「陽氣」。由此，人可以從物質世界穿越到精神世界，也可以從精神世界返回到物質世界。如同那些得道的高僧，洞穿浮華世界的表像，進而尋覓世界真相，窺見前世今生，自我也得到了超脫。

元陽對於人尋覓自我而言，起到重中之重的作用。而「比喻論」在此方面，就起到了一個聯結和解釋的作用。整體看，「比喻論」也是一種真氣，它的作用是有關佛義的奧妙通過比喻論的形式來進行物象化的闡述與表像化的理解，從而起到

易於傳播、易於接受的效果。但是，除了傳播佛義之外，作者最大的用意是通過平常可見的事物幫助丟失了「靈」的現代人尋找自我，這些事物仿佛隨處可見，遍地都是。這應了那句話，「真正的佛從來不高深莫測。」

真正的佛從來就平常如水、安靜如常。敘事形式和敘事內容的結構性對稱使得《今生》充滿了濃濃的佛學哲思，平添了一份敘述美感。在此基礎上，作者的精神追尋與靈魂尋覓指的是什麼？這種精神尋覓實際上就是作者所言的「經受與尋找」。一個人只有不斷地進行修煉，不斷地經受塵世的報應和因果，才能尋找到佛義的真諦，獲得開悟。當然，這些充其量只能為我們尋覓佛義提供基本的思考方向和價值取向，對於接受和學習佛義，是一種入門的程度。

#### 04

「苦難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們的傳統語境中，好像只有受苦才能得到話語權，又仿佛只有受苦，才會擁有某些不可替代的權力。《西遊記》中，唐僧師徒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才能取得真經。《紅樓夢》中，「苦難精神」又多了幾分神秘主義的色彩，糅合神話傳說將封建家族的往事呈現在小說的文本中。《今生》為我們提供了「苦難精神」的母體意義，這完全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理可依。佛義所說的「因果循環」和道家所論的「陰陽五行」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似的。《此地離黃鶴樓不遠》中，我們知道，當人們來到這人世的時候，其實帶著十分久遠的信息。這種「久遠的信息」可能是你前世留下的「因」，到了現世，它就來尋覓「果」。「因果」一說在佛義語境中是不可替代的本質存在。有些因果存在著時空的差異和延遲，但萬事萬物離不開「因」，更離不開「果」。也就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此說仿佛有些不可信，並夾雜著迷信的成分。佛教經典《六祖壇經》中講述著華夏禪宗六祖惠能從習佛法的故事。嶺南地區，惠能本來是一位十分貧窮的年輕人，砍柴為生，有一天他背著一捆柴來到了縣城，有一位買主買了他的柴，並讓他送到店鋪，他送去了，卸下了柴也拿到了錢，當他準

備離開這家店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頌經，他被該經打動，並執意尋找，最後便出了家。他要去完成今生今世的使命，這才有了一代佛宗六祖惠能。這部經就是《金剛經》。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也為「苦難精神」的訴說埋下了可論述的伏筆。如果惠能祖師前世沒有接觸過佛學，那麼他就不可能只聽到了隻言片語的《金剛經》就予之追隨。可見，他的前世對此是有記憶的，所以到了今生，但凡有一些可以觸動到這種回憶的提示或者由頭，都會使他去奔赴前世未走完的道路，完成前世未完成的使命。「苦難精神」使得我們相信前世是有記憶的，並且執著地認為唯有受苦受難才能換來解脫與幸福。而苦難精神的根源，和中國深厚的文明歷史聯繫緊密，到了近現代社會，這種精神內容被豐富而得以強化，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譜烙下了深深的印記。

從古至今，「苦難」這一因素成為貫穿中華民族的「元陽之氣」，到了近現代這種影響則逐漸被加深。甚至說，我們所受的苦難，已經使得我們麻木不仁，以至於我們剛嘗到了某些甜頭，就誤以為那是饕餮之餐。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中國的社會性質一直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直到新中國成立，社會性質得到徹底的改變。但「苦難精神」卻沒有一點變化，人們依舊在咀嚼苦難，消化苦難帶來的感受與回味。到了二十世紀後半個世紀，短短四、五十年，中國經歷了歐洲社會四、五百年的變化，如此的魔幻程度使得我們的精神世界被生硬剝奪。甚至說，中國人越來越迷失於自己的心靈，迷失於這高歌猛進的後現代社會。

佛學禪宗所追求的「靜氣觀」和如此的發展速度導致的社會狀態成為一種鮮明的對比。佛學論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尋找自我，尋找到了便要拋棄它，得到超脫，以此豐厚生命的體味，延長生命的歷程，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這樣才能看到世界的原本樣貌。現代發展觀論之，人民幸福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賴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想必二者應該是有某些關聯的，都要追求高度的「精神文明」。可是細想之，佛學所論的「精神」更多的是一種境界上的追求，它不是出世



智慧，相比較而言，而是一種入世智慧。它強調雖然人世間有「因果報應」和「輪迴」這門事情，但是，只要人們把握好「因」，不斷找尋自己的原因，不斷對此進行調控，也就是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就一定可以掌控命運。這是「苦難精神」的現代意義。

除了「因果」和「輪迴」，佛義所論的「苦難精神」還是一種對於自身「戒定慧」的鍛造與修煉。《走進這口水井》中，作者引入《楞嚴經》的內容，提到了對於佛學初學者的「戒定慧」三學的修煉。首先是「戒」，「戒」是自身強制性的要求，是一種克制和隱忍。其次才能「定」，只有守「戒」，才能保「定」。這裡的「定」不只是情緒層面的心氣平和，而是靈魂的靜謐與安然。只有心是寧靜的，才能做事。而「慧」則是一種證導與開悟。在這裡，我們想起「無漏的智慧」和「有漏的智慧」。所謂的「無漏的智慧」就是我們人人都具有的這一份靈智，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是人類靈長的基礎。而「有漏之智慧」是我們首先要擁有這種智慧，才能將「無漏」轉化為「有漏」，是一種後學的智慧。當然，這也只是初級修煉者所使用的方法。

《今生》之所以不引出「苦難精神」的豐富性，想必也有原因。其一，佛義所說的大徹大悟之境界和苦難修行並不是一體的，這完全取決於自我前世的因果報應，有些人一看便悟，而有些人則無處遁習。這也就是「天性多情句自工，聰穎之人一指便悟」。其二，苦難精神現在更多地被轉化為一種話語特權，逐漸畸形化與浮象化，有人以「苦難」作幌子，招搖撞騙，求得私心妄欲。其三，苦難精神作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被人們所熟知，但也容易和佛義所闡釋的「因果」混淆。

## 05

每一個獨立的人，都可以是一個獨立的世界。當我們領悟到佛義的真意後便可以看到眾生三世之因果，就可以像釋迦牟尼一樣在菩提樹下證悟和開化。這一說法不能不讓人嚮往。作為普通人我們怎麼能想到我們就是一個世界？我們是「世界的世界」，世界是「我們的世界」。這一說法，如何不讓人心之馳騁。

我們發現原來我們之所以是人，不是獸，更不是神，是因為我們的內心是不停地在尋覓自我的，我們是「陰陽」的產物。「神是白色的，獸是黑色的，我們人是處於中間的，是半黑半白的。」這一論斷頗有西哲佛洛伊德所論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學說之味。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自我，不是潛意識層面的本我，也不是顯意識層面的超我。佛義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自身的獨立性和他的不斷尋覓。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尋得這些問題的答案的，在我們之前，釋迦牟尼早在菩提樹下尋得了世間的真理，已經大徹大悟。那我們又何必苦苦尋覓？佛義所論的「精神自我」也就是前面所述的「第二世界」，因為世界的二元性，在第二世界中，我們要尋覓自我，並且在第一世界中，將這種自我丟棄。我們只有不斷地丟棄與尋找，尋找與丟棄，方可經受這世間的報應與因果。

「精神自我」並不是殊忽玄妙的佛學理論，而是一種使自我得到解脫的方法。《一覺如小死》中作者引入「夢」的佛學含義，提出我們在夢中是類似於死亡的狀態。夢的狀態本身，是生命的一種特殊或者中介的狀態。意識體作為一種抽象的物質存在於世間各個角落，而我們的意識體卻要遠遠大於我們肉體的存在，當肉體腐爛時，精神可以永遠存在於世界，這便是「精神自我」。當我們的意識體漂浮著，沒有確切的依附，也沒有到達一定位置的時候，佛義就把這種狀態稱為「中有」。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的「精神自我」孤零零地在世間漂浮著，回溯了前世今生發生的一切往事，看到了關於你的各式各樣的記憶，到達了「中有」的狀態，也就抵達了「精神自我」的狀態。

《人世是一處客棧》中，作者又用生動形象的「比喻論」告訴我們佛義的宏大宇宙觀。在生命三維世界中人類如此渺小。意識體離開了我們的身軀，進入到精神的世界，我們才能得到解脫，我們才可以顯得宏大，才能使得我們的視野得到開拓，人生歷程變得長久。人有三個自我，即法身的自我、報身的自我和化生的自我。法身的自我就是人的本質，是人的物質存在形式，人和諸佛菩薩及宇宙萬物實則同一個法身。而報身的自我就是相對於個體而言的存在形式，每個人在這個世界都有

著千差萬別的長相身軀，冗雜的具象形式呈現出了我們的報身自我。最後則是化身的自我，化身的自我是相對於前兩個的基礎上變化而成。也就是說，佛是可以有不可計數的化身，因為他熟悉世間萬物。相對於我們人來說，我們的自我又處在不停變化的階段，每一瞬間都不一樣，所以我們當然也有很多化身的自我，只不過，那不是真正的自我。

「精神自我」包含了佛義所論的三層自我，其存在形式處於第二世界。「精神自我」的尋覓，實際上是由人向佛的修習過程。佛陀把塵世概括為五濁惡世。所謂五濁，即是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和命濁。我們難免會被功利性的事物蒙蔽雙眼，去追求世間的濁物。當然，這也使得我們的人生也是濁的。去濁的過程就是追求自我的過程，同時也是拋棄自我的過程。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牝牡之合」就是男歡女愛的雲雨之事，指的是那些紛紛擾擾的世間塵事。而我們如何達到「媵作」的狀態，展現出我們已經是「精之至也」呢？老子又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合」。老子所論的《道德經》和佛義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是已經洞穿了世間的真理，只是心平氣和地將道理囑告世人。道家本是修身之理，強調天人結合，而這個天人結合中的「人」和佛義所論的「自我」在某種程度上則是對應的。

## 06

「戒定慧」三學融入日常生活，這讓我們很容易想到如何使用「戒定慧」的修習方法。但是，我們又有疑惑，如此淺顯的道理，甚至世間眾人沒有一個不知，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內心始終還是浮躁的？我們的靈魂還是喧囂的？在這裡，我們又要引用老子的話，他說：「五音使人色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戒」。佛義要求的「戒」，就更為仔細和用力，比如說，有居士所持的戒、沙彌所持的戒、比丘所持的戒、菩薩所持的戒等等，因修習的層級水平不同，戒的力度和程度也隨之變化。持戒與否，這和我們的根器有關，根器也就是我們的根性。所謂根性，物質層面而言就是一個人生存的品性，這

是最表面的，而從佛義而言，根性和你前世的記憶連在一起，上面我們說到了六祖惠能法師的出家經歷，也就不難了解根性這一道理。所以說，根性是有記憶的，更是天生的，仿佛是上天贈予你的一個禮物，更是佛對你進行的一次考驗。根性有助於我們持戒，有助於我們修習，更有助於使我們的內心獲得寧靜。

諸葛亮在《誠子書》中說道：「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持戒的意義。我們持戒，不只是為了控制塵世的欲望與念想，而是為了使我們的心沉靜下來，靈魂升華起來。我們的不安定包括了兩方面的不安定，身不安定和心不安定。身不安定，意即我們每個人都處於社會的某個需要之處，每日都要進行繁瑣紛雜的工作，當我們把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身一直都是忙碌的，自然便不會安定。身不安定決定了心不安定，人是有七情六慾的，處在凡世的我們被物質化的魔念所異化，我們的心始終充斥著大大小小的欲望，欲望很難被滿足。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帶來的快感，從而忽略了人的一生中緊要尋找的關鍵事物。這個關鍵事物不是物質享受，更不是能引起生理快感的某些活動。

獲得根性，是我們得到寧靜的最好辦法。根性是天生的，但更是存在於天地之間的。《走進這口水井》中作者將我們自己比喻成一台計算機，而計算機的作用就是將整個世界連接起來，達到更快速的傳輸效用。我們需要網絡，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況且，人並非只是生存在人世間，我們不妨把目光放得更為長遠一些，人是生活在整個宇宙之中的，不僅僅生存在人世中。我們要想和另外一台「計算機」相連，就必須消除妨礙我們已經貯存下來的意識，消解那些與我們獲得宇宙全息相應程序不相干的信息，這時候便是一個「捨棄」的過程。當我們消除得越多，我們得到的就越多，我們就會得到更多存在於天地之間的根性，當根性達到一定的程度，我們就會進入「守靜」的境界，我們也許就會看到佛陀當年在菩提樹下得道的畫面，我們就會達到和宇宙世界完全圓融的境界。

念頭，是根性修煉的重要關卡，也是促進因

果轉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們得到寧靜的必經之路。天台宗在《摩訶止觀》中說道「一念三千」，意即我們的每一個念頭都和世界緊密聯繫。這些念頭，有些時候是無邏輯可言的，就像喝水吃飯一樣簡單，是我們內心深處潛意識的流露。在此，我們又要說道「輪迴」。在《幸運與不幸》裡面有兩則故事，一個是掉進冰河的男人被剛出獄的犯人獲救的故事，另一個則是一位女人在眾目睽睽的街頭被男人強暴的故事。兩個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幸運還是不幸，真的隨著人們的念頭而改變嗎？難道人們的善意和惡意真的可以被一時的念頭決定嗎？用「因果報應」的角度闡述男人獲救和女人未獲救的原因，最後得出結論：「一件事情在成為原因之前，便已經是一種結果，而在成為結果之前，又有全部原因。」看似繞口的一句話其實就已經揭示了「念頭」的作用，因為有了這種「念頭」，這種念頭是一個「因」，可能是過去日子不經意的回眸，也有可能是前生往世所做的一些事情，更有可能只是一個念頭，這由你的道德內驅力指引，這都是一種原因。而在獲悉原因之前，這不就是已經是一種結果了嗎？即便我們不能預測，但事實就擺在那裡。在成為結果之前，你只是不知道它的發生原因，但是它又是有著全部的原因的。在此，作者發出感嘆：「這人間的生活若是要離奇起來，就會離奇到不可思議。」佛清楚人對此肯定抱有疑惑，便如是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惑能使人接近真理。」當你疑惑起來，你也許就離真理不遠了。

這一切，不就是「一念三千」的念頭驅使的嗎？而要寧靜致遠，就要尋找屬於你的根性，就不得不重視這些念頭。辯證唯物論也同樣指出，事物的發展由主要矛盾決定，更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念頭是根植我們心中的潛意識，是不被我們發現的，到了恰當的時機，它自會展現它的作用。於靜而言，如果我們不能靜下來，又向何處去追尋這種「念頭」呢？但是，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靜，前世前生，你沒有積攢或多或少的念頭，那麼，靜會不會就失去作用了呢？男人掉進冰河被剛出獄的人救取，二人如果在前世沒有產生這樣的念頭，二人如果沒有保留足夠的信息，又怎能踐行

這種緣分？如果人群之中保留著被強暴女子前世的記憶與信息，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她是有希望得救的。

根性本身就是根植於我們體內的一股智慧能量，於我們的意識體而言，它是我們在塵世求道的最好途徑，於三界而言，我們的根性修煉又是通往此地的最好方式。而「守靜」一說，更是需要我們內心的智慧。如果我們「空即是空，色即是色」，那麼我們非但守不了靜，找不到根性，自己更會迷失在這芸芸眾生的世界當中。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守靜」，還要保存「空」的智慧。

## 07

《一部最短的經典》中，引用了佛學經典《心經》。原文全篇如下：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sup>[2]</sup>

這篇短短二百餘字的經典，講述了佛家的世界觀、生命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我們揭示了天上人間的道理。這裡的「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羅蜜多」是去彼岸的意思。而這部經典，就是教會我們如何用佛法得到智慧進而去人生的彼岸。而我們如何去彼岸呢？總的來說，就是要做到「五蘊皆空」。佛說構成世界的五種物質形態，即色、受、想、行、識都是空的。這裡的「空」當然不能理解為一無所有的意思，這裡的空是得到後的空，是你洞察了人間的一切真相感覺到的空。這裡



的「空」是已經完成了對「滿」的轉化過程。

我們如何獲得這種「空」？佛義為我們闡釋了關於物質形態存在的五種形式，這五種形式分別為「色、受、想、行、識」，這五種形式隨著排序遞進方式而愈加深入，對世界的理解則更加精微。

「色」是世界的一切表像，是有形有色的物質總括，它可以被我們的視覺器官感知，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必經之路，也是最基礎的道路。「受」是高於「色」一層面的物質認知，也就是感受和經受的意思，當我們認識了一種事物，我們除了知道它叫什麼名字，還要對它的原理和性質有所把握。「想」並不是想入非非，更不是憑空創造，它是我們根據物質的基礎原理對物質產生以及消亡的預測與把控，是需要佛法的引導和教誨的。而「行」和「識」則要求我們對事物要進行追本溯源的認知，甚至具體到物質的每個分子，都是「行」和「識」所要認知的層面。表現物質五種不同的存在形式有一個共同的所指，就是「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說，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本身就是空的，而一切的空又可以是有形有色的事物。這些事物的形態之間可以來回轉變，但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母體，那就是「空」。

老子在《道德經》的第一章所說「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說的也還是這個道理。世間的萬物，即便他們都有了名字，可他們的母體還是無名；所有的無名之物，即便換了一個名字，到頭來，也還是無名之物。這樣說來似乎有些拗口，但這確實是世間萬物存在的真諦。《心經》第二段的内容，便揭示了這個道理。

到了第三段，敘述內容還在呼應著前文「五蘊皆空」的道理。諸法空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這麼一說，似乎有些能量守恒定律的因子，當然，也可以是中庸智慧的某些體現。但是，佛義肯定的是世界的物質性，那麼也就說明它是服從物質世界的原有定理的。世界上所有的「色」到頭來就會變成物質原有的組成形式。人死後，必定會成為土地的一部分，我們不過是碳原子和氫原子的組合而已，這些成分到了大地，為世間萬物生長所吸收，輪迴後又會成為這世界的具象，這其中是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的。你也可以

以為，人似乎從來沒有來到過這個世界，我們只不過參與了「空色」的轉變與消解。到了最後，我們始終要從「色體」轉化為「空體」。佛說「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死亡只是一種物質的存在形式，不是事物的終結。唯有輪迴到「空」的境界，我們才能開悟，我們才可以證求佛義。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一章中說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就是說，你要打造一個車軛，那中間必須是空的，才可以轉動；你要蓋造一處樓房，中間必須是空的，才可以住進去人。如此的道理非常簡單，也非常明瞭，可這就是佛義為我們傳達的「色空之說」的真諦。只不過，佛義把敘述對象從具體事物遷移到眾生萬象，多了幾分神秘色彩。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色即是滿的意思，從道家至佛學，我們又能覓到幾處相似的地方。

## 08

「空色論」是物質論，是佛義對客觀世界的解釋。那麼我們現在又要說到輪迴，輪迴之中，我們的生命形式是如何展現？輪迴不只是生命的往返和停留，更是根植於自然現象中的生命恆觀。從自然現象的體會中，我們看到季節變化、生命榮枯、景觀演變等等，這都是輪迴的一個內容。輪迴更像是一種有限循環的生命景色，就像死亡並不是一種終結，而是另一種生命的開始，是物質論的「空」的表現方式。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不增不減、不垢不淨」的。我們生不帶來一片的雲彩，死不帶去一抔黃土，這便是輪迴。

在宇宙的輪迴中，最為常見的就是水的循環。我們可以看到，液態的水在陸地上被溫度蒸發，變成了水蒸氣，固態的水被溫度消融，變成了河流或者是地下水。水蒸氣隨著空氣進入到雲朵裡面，變成了烏麻麻的黑雲，變成了潤物細無聲的雨水。而固態的水也依靠著這種循環，進行有規律的生態演變。這一點不使我們感到詫異，仿佛又讓我們覺得，這樣的循環已成為一種規律，變成了我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某一環節。佛義所論的輪迴，不異

於此。人就像是水的不同狀態，我們每天都存在著不同的狀態，我們的軀體、意識體、自我和靈魂在這些狀態中來回演變，就像是水一樣，一會兒變成了水蒸氣，過了一會又結成了冰，我們的物質形態無時無刻的變化，不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細胞的還是生物的。我們驚嘆自然的萬變，卻難以感受人類每天正在發生的變化。輪迴即空，空即輪迴，每一次輪迴都是我們向「空」的轉變，每一次輪迴都會使得我們照見前世的自我，甚至找到十世的自我。在「空」的狀態中，我們的物質含量與體量一點都不會發生變化。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保持微量的平衡，加以適當的不公，以中庸的思想融合絕對的等量齊觀。

人像水一樣，水更是人體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楞嚴經》中，佛陀就說的極為仔細，他說：「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也就是說，貪愛這種妄情，便是像水一般的物質，這樣的感覺積攢多了，就會生出水的意象。佛陀又說：「是故眾生，心懷珍饈，口中出水；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這兩句話為我們道出人與水的關係，人的每次欲望集結都會引起相應的感官回應，感官回應就會引起相應部位的水性展露，這些水性存在於人體的各個部位，分別起到不同的功用。我們看到好吃的，必然會流口水，我們看到感人的電影，必然會流眼淚，我們快要實現某種誘人的願望，必然會眼睛發亮。佛義所論的「輪迴觀」與「水性觀」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我們的每一個輪迴，每一個重大的生命體驗，必然會被水性而激發，同時也會因水性而憐憫。這世間所有情感的觸動，也是因為水性所引起的蠢蠢欲動的愛欲。人脫離不了感情，而貪愛這種妄情，便是像水一般的物質，柔韌又堅硬，寒冷又溫熱，於無聲無息之中浸潤心靈。當這種感情豐富起來的時候，便會生出許多關於水的意象，生出關於水的許多哲思，完成輪迴之道。

《今生》的開篇回憶起那位鄰家姑娘。在這其中的每個篇幅，我們似乎都可以尋覓到鄰家姑娘的影子，這又仿佛是作者的一次次意淫與意識體的流浪。作者追覓其中，既見又不見，不見既又見，如此的往復，讓我們錯生出一種塵世的男女之

情。作者之所以濃墨重彩的為我們講述自己和鄰家姑娘的相逢與錯過，是有目的的，除了要引出佛義之外，更多的是對過往輪迴因果的追蹤。人是有水性的，是具有人間七情六慾的。《開闢鴻蒙誰為情種》中，從佛法的三界觀摩男女之情，這三界分別為「欲界、色界、無色界」，作者感嘆我們窠臼於軀體帶來的快樂，從而忽略了真正的因果，忽略了真正的因果報應對於我們人生的重要意義。想必作者在觀摩了佛義之後，對屬於自己的輪迴和愛情產生的理解與超脫，之後便洋洋灑灑地對鄰家姑娘表達了最自我、最本性的看法。我們之所以逃不出男女之情的輪迴，佛義給我們的解釋是「愛欲是輪迴的主要依據」。一個人若有持續的愛意，也就意味著他就會有持續的輪迴。你愛著一個人，只求每天能見到他，佛告訴你，如果你們二人心中互相念著對方，這樣的輪迴便是短暫的，是易於相見的，也是持久性的。如果是一方單戀，可謂就缺少了一方的輪迴，這樣的果，想必又是前世修來的「因」。男女之情不是輪迴意義上的那樣簡單，它是一種生理的本能，是我們存在於「欲界」安身立命的標準，這種不可抗力似乎被每個人接受。佛義又告訴我們，男女之情是通往無色界的通天大道，每個人都要去經歷並且接受。在《嚴華經》中，決心要修成正果的善財童子，在歷事煉心的修行之中便經歷了五十三參，其中有一參，參的就是一位青樓女子。

從物質層面來看，人體的絕大部分都是由水構成的，水是萬物的生命之源，水性又是佛義闡釋人世的至真理論。在「輪迴即空」的生死觀引導下，作者對鄰家姑娘表現出朦朧的水意，仿佛讓讀者置身霧靄沉沉的江南小鄉，四周充滿了曖昧的水汽，灰白色小樓的旁邊，遊走著無數歷經輪迴的凡塵世人。

## 09

「眾生是還沒有覺悟的佛，佛則是覺悟了的眾生。」這句話頗有意思，如果人就是佛，那我們怎麼看清楚人和佛的差別？如果佛就是人，那麼佛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心、佛和眾生本來同一法身，三位一體。也就是說，在三界當中的欲界，人



與佛都存在於同一軀體，以世人的目光看，必然分不清人與佛。但是，佛可以窺見宇宙萬物的三世因果，人連自己一世的因果都看不清楚，是沒法和佛相提並論的。如果你願意，佛就在你的身邊；如果你不願意，這世間就沒有佛。這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內心，也就是我們心靈所達到的智慧程度。《求一件最大的東西》中，作者告訴我們這最大的東西不是真理，不是健康的身軀，更不是金錢和權力，而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具體而言，是每個人心靈的那份智慧與力量。

佛義中的「心靈」應該是分開而論的，「心」是軀體的物質表現，是屬於「陰」的，而「靈」是精神的元陽之氣，是屬於「陽」的。人的心靈根植於他的根性，心靈有多少的智慧，是天生的，這連著前世的記憶，是帶著前世的故事的，是帶有因果和輪迴的。顯然，我們要通過心去追求靈，通過修行去洗滌你在這塵世的歲月浮沉，直至到達了「靈」的境界。

在佛義的語意系統中，人仿佛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標籤，世俗、欲望、感情等等。人與佛之間仿佛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在世人眼中，佛是那麼地超脫靜然，粗茶淡飯，素齋素食，他們不為自我而殺生，而是憐憫眾生，更是居於道德領域的最高點，為人們所敬仰、尊崇。《水滸傳》中，魯智深殺了鎮關西之後為了逃脫懲罰而在大相國寺出家，這仿佛為我們製造出一種錯覺，幹了壞事一出家就可以洗清身上的罪孽，就不用受到懲罰。這往往不是向佛的途徑，而是世人以佛為藉口，粉飾門面或逃脫罪惡。但對於魯智深而言，卻又是另外一種情況。魯智深正義凜然，嫉惡如仇，是傳統的英雄人物；而鎮關西則壓榨百姓，欺詐民眾，是傳統的反面人物。魯智深錯手殺人，向佛求道，走的是一條由魔向佛的道路。只要心是向佛的，世間何處都是佛；心若是離佛的，任憑嘴上念經，世間何處都是無佛的。所以說，這完全取決於眾生對於佛的態度和追求。

佛之所以區別於人，是因為他那圓潤而寧靜的心靈和睹遍眾生的眼界，那不僅僅是一種預知生死的能力，也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某種特異功能，這是心靈的智慧，根性的本相，是我們眾生的

心靈所照不見的地方。人生活在三維世界，感受著世界的喧囂，儘管佛的身軀生活在這欲界，但是心靈的力量已經超脫於三界之外，在六界之中，他們可以一覽宇宙的全貌。人每天陷入狹小的感官世界，自然理會不到佛所說的奧義。但是，人和佛是相通的，在滿足了某些條件，其實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當我們窺探了心靈的秘密，也就窺探了世界的秘密，到了那個時候，人就會成佛。

我們通過解開自己心靈的秘密，可以進一步把控自己的命運。在這裡，不得不提到緣分，按照佛門的說法，外因即是緣，內因即是分，緣分緣分，歸根結底還是分。我們若能得到心靈的秘密，但為了踐行這種因果，實現這種輪迴，也為了緣分，我們會奔赴生死嗎？我們若是知道了緣分的作用與力量，明晰了輪迴的始末，不管是生還是死，也應該一樣會去踐行。看清了宇宙萬物的三生三世，洞察了人世的一切真理，儘管穿梭於欲界，但也只為留住一顆佛心。在這其中，我們難免會有紛擾的因果報應與前世的思迹復現，但只要我們的心不被打擾，我們則一樣可以洞穿浮相，了卻欲界紛爭，得到開悟。心靈的秘密需要我們去向心靈深處追尋，在追求寧靜與智慧的路上，我們都任重道遠。

[1]何士光：《今生：經受與尋找》（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2]王孺童：《金剛經·心經釋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8月），第36頁。

### Enlightenment--Reading Notes from *This Life: Experience and Search*

Long Qian(Dean of Southwest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ranquility and wisdom, life needs constant suffering and searching.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can only be found by constantly experiencing retribution and karma of this mortal world. The buddha, which is rooted in our hearts, is not something abstract. When we begin to wonder, we may not very far from the truth.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which require us to go deep into our mind, thus we a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He Shiguang, *This Life: Experience and Search*, The Buddhist Studies